

世界读书日 一起读书吧



扫一扫二维码,观看读书日特别采访“书与我”



扫一扫二维码,聆听读书故事音频



阅读的力量

俞梁波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浙江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,杭州
市作家协会党支部书记兼副主席、萧山区作家协会主席

寒冷的冬夜,一位乡村少年躲在温暖的被窝里,支着双肘,手掌托住腮部,手就在枕头边上搁着,就着这一缕光,如饥似渴地看着一本残缺的书本。四周静寂。偶尔窗外的西北风在呼啸,那风虚张声势,就像是另一个星球刮过来似的。父母轻微的鼾声从隔壁房间隐约传来,如同某种伴奏。少年翻动书页的声响时不时打破这一片小小空间的宁静。窗外的月光越来越皎洁。夜深了,少年才无比满足地睡去,枕头下垫着那本书。他的嘴角带着一丝笑意。

少年时代的我,阅读如影随形。那时候,并无充足的书籍可以供选择,用饥不择食来形容并不为过。只要是书,逮住就读,而且都会沉浸其中,往往,到手上的都是半部书,没有封面,也没有封底,开始与结局都需要无穷无尽地猜。书籍的来源是两个。一是镇上的新华书店,也就是一个小店面,柜台里摆着的书,品种不多却有些五花八门,有文史类,也有实用技术类,只要手上有零钱,必定是要买的,口袋空空之时,也只有过过瘾罢了。以致后来跟书店的中男男性营业员成了朋友,只要我一进店,他就会推荐新书;二是堂兄们,他们当中有买武侠小说的,梁羽生、金庸等著作,好说歹说,借来阅读,颇有些不分昼夜。林林总总,但丁《神曲》,武俠《七剑下天山》、小说《李自成》《吕梁英雄传》、农林渔业如《养鱼》……还有各种图书(小书或口袋书),有图有故事,颇有些“口袋里书,心中愉悦”。来者不拒的这种阅读方式,让我的小世界变得有些奇幻,有时候晚上做梦,前半梦还是刀光剑影,后半梦马上变成了种菜种花。这种状况持续了好几年,直到有一天镇上出现了一家借书摊。我成了常客,一借就是三本起步,读完会吞吞吐吐咽阅读。少年人入往的镇上街市,一个少年手里抱着书,一副激动的样子,心里想的全是神秘的未知,别处的生活,似乎与眼前的这样热闹的街市格格不入。

其实我要说的是,阅读是有记忆的。少年时代的阅读无比真挚,丝毫没有任何杂质,纯净得像一滴阳光下的山泉水。这种记忆的研究或许是很复杂的科学问题,但毫无疑问的是,少年时的阅读会令人生牢牢记恨,哪怕岁月再怎么沧桑,世道如何变迁,始终牢牢地扎在心灵这块土地上。感谢那一段无比纯真的岁月。也因为这样,阅读便悄然成了习惯。后来开始小说创作,每一年都要阅读大量的国内国外最优秀的小说,这又是一个新的空间,陌生的生活场景和奇幻的现实世界交织,正直勇敢善良的人与卑鄙无耻恶毒的人互为斗争……痛苦者、疯狂者、诽谤忌妒者、彷徨失意者、毁灭、重生、轮回、天道……轮番呈现与消失,周而复始。我的小小世界便豁然开朗了。直到今天,这种记忆始终是清晰的,带着原生态的气息,如同某种伴奏。少年翻动书页的声响时不时打破这一片小小空间的宁静。窗外的月光越来越皎洁。夜深了,少年才无比满足地睡去,枕头下垫着那本书。他的嘴角带着一丝笑意。

我的生活场景和奇幻的现实世界交织,正直勇敢善良的人与卑鄙无耻恶毒的人互为斗争……痛苦者、疯狂者、诽谤忌妒者、彷徨失意者、毁灭、重生、轮回、天道……轮番呈现与消失,周而复始。我的小小世界便豁然开朗了。直到今天,这种记忆始终是清晰的,带着原生态的气息,如同某种伴奏。少年翻动书页的声响时不时打破这一片小小空间的宁静。窗外的月光越来越皎洁。夜深了,少年才无比满足地睡去,枕头下垫着那本书。他的嘴角带着一丝笑意。

无法忘记阅读时的那种快乐。也无法忘记阅读时的那种刻骨铭心。短暂一生,唯有阅读可以让我们穿越历史与空间,让我们通晓人世间的真善美,知晓常识与认知的科学性,有坚定信念。也唯有阅读,让我们内心充盈,一个强大的内心世界足以抵御任何风浪,可以站在自己的小小山峰或自由平原上观赏无边无际的风景,做到“宠辱不惊,看庭前花开花落;去留无意,望天上云卷云舒”。一个人的涵养也来自阅读,苏东坡说“腹有诗书气自华,最是书香能致远”,他深知此理,也是全力践行的。有时候,阅读是寂寞的孤独的,显然是需要坐冷板凳的。尤其在物质丰裕的时代,人们被世俗的“成功学”所俘虏,不择手段,追名逐利;无知者无畏,但凡种种人间百态,都逃不过一个“闹”字。然而,吊诡的是,往往短暂的名与利就像浮云般,来得快,去得也快,闹得欢,摔得凶;唯有坚守心底线者,才能走得更远。这也是常识。

阅读应是一生的伴侣。无论我们贫穷,还是富有;阅读面前人人平等。我们通过阅读了解人间、世界、宇宙的一切都是公平的。据此而言,阅读者都是富有的。无论你在城市还是乡村,哪怕你身处逆境,最可靠的朋友或许就是阅读了,智慧在这里,勇气在这里,光亮与希望也在这一走。饭要一口一口吃,路要一步一步走,贪多求快,容易消化不良,阅读也是如此,什么样的阅读决定什么样的人生。崇尚大师,但要质疑;多看经典,咀嚼反省。一千个人心中有一个哈姆雷特,那么,一千个阅读者心中也有千条阅读认定的。在当下,人们的思维被碎片化的信息分割,阅读便变得无比珍贵和奢侈。与此同时,阅读便也显现了她强大的力量。让你清醒,让你明理,也让你目光清澈,看穿世间万象。必须多言,与阅读共舞的人,一定是世界上内心无比幸福的。

编者按

读书,亦是修行

书籍,可以带你翻山越岭,寻往心灵的那片桃花源,也可以把你从泥淖中提起,向更好的人生靠近。大多数时候,我们之所以为生活所苦恼,实则囿于学识与认知的局限。正如杨绛所说:“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,用读书所得去生活。”

4.23世界读书日,自1995年设立起已陪伴悦读者走过29年,越来越多的人从阅读中,收获了恒久的动力与慰藉。作家,通过阅读打开小说世界的“任意门”;藏书家,从读中获得“收藏”的难题;学霸理工男,在门类类的书海中畅游修行……今天,让我们一起倾听他们的读书故事,从中领略阅读的力量和魅力。

张子即张横渠、张载。他的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”。曾经是每一位中国读书人的座右铭。尤其《正蒙》之《西铭》:“乾称父,坤称母;予兹藐焉,乃混然中处。故天地之塞,吾其体;天地之帅,吾其性。民,吾同胞;物,吾与也。……存,吾顺事;没,吾宁也。”

当年,外公留给我此书时,我才是初中生,对书本没有太多的领悟。高一那年的公辞世。后来,每当我拿起此书,总有许多感慨,常常被先人的智慧和担当所感动。

无独有偶,直到大学毕业,我才发现我所读的第一套国学课就是《横渠四句教》。

抗战时期,他在西迁途中,为浙大大学所讲的第一套国学课就是《横渠四句教》,并指出“昔张横渠先生有四句话,今教诸生立志,特为拈出,希望竖起脊梁,猛著精采,依此立志,方能堂堂的做一个人。须知人自有此责任,人人具此力量,切莫自己诿卸,自己菲薄,此便是仁。”

“堂堂的做一个人,一个具人格的人。”似乎冥冥之中,有某种默契和感应。外公的指引,使我发现马一浮太先生的宝藏。马一浮太先生的精神风骨,也成了我的人

生榜样。当年通过同事,得到马一浮太先生的《泰和宜山会语》《复性书讲录》的复印本。如获至宝的我,难掩兴奋之情,那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。

中学阶段,我就对文史哲有着浓厚的兴趣,主动找各种书来读。1984年高中毕业,由于数理成绩较好,我被分在理科班。当年的高考,我的《哲学》政治分数是江西省的全省最高分90分(满分100)。我以第一志愿录取了浙江大学工业管理工程学士,进大学之后,可以说是来到知识海洋。当时是20世纪80年代的中期,改革开放正处在起步阶段,万象更新,各种思潮汇聚。记得当年出了100本《走向未来》丛书,其中几乎一半的书,我都如饥似渴地读过了。

当年,尤其打动我的是美学著作,高尔泰先生的《美是自由的象征》等,李泽厚先生的《美的历程》《中国古代思想史论》《中国近代思想史论》《中国现代思想史论》还有《批判哲学的批判:康德述评》。

此外,刘小枫的《文化哲学》(拯救与逍遥),以及后来他的《走向十字架的真》都给我深刻的印象。

张子即张横渠、张载。他的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”。曾经是每一位中国读书人的座右铭。尤其《正蒙》之《西铭》:“乾称父,坤称母;予兹藐焉,乃混然中处。故天地之塞,吾其体;天地之帅,吾其性。民,吾同胞;物,吾与也。……存,吾顺事;没,吾宁也。”

当年,外公留给我此书时,我才是初中生,对书本没有太多的领悟。高一那年的公辞世。后来,每当我拿起此书,总有许多感慨,常常被先人的智慧和担当所感动。

无独有偶,直到大学毕业,我才发现我所读的第一套国学课就是《横渠四句教》。

抗战时期,他在西迁途中,为浙大大学所讲的第一套国学课就是《横渠四句教》,并指出“昔张横渠先生有四句话,今教诸生立志,特为拈出,希望竖起脊梁,猛著精采,依此立志,方能堂堂的做一个人。须知人自有此责任,人人具此力量,切莫自己诿卸,自己菲薄,此便是仁。”

“堂堂的做一个人,一个具人格的人。”似乎冥冥之中,有某种默契和感应。外公的指引,使我发现马一浮太先生的宝藏。马一浮太先生的精神风骨,也成了我的人

生榜样。当年通过同事,得到马一浮太先生的《泰和宜山会语》《复性书讲录》的复印本。如获至宝的我,难掩兴奋之情,那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。

中学阶段,我就对文史哲有着浓厚的兴趣,主动找各种书来读。1984年高中毕业,由于数理成绩较好,我被分在理科班。当年的高考,我的《哲学》政治分数是江西省的全省最高分90分(满分100)。我以第一志愿录取了浙江大学工业管理工程学士,进大学之后,可以说是来到知识海洋。当时是20世纪80年代的中期,改革开放正处在起步阶段,万象更新,各种思潮汇聚。记得当年出了100本《走向未来》丛书,其中几乎一半的书,我都如饥似渴地读过了。

当年,尤其打动我的是美学著作,高尔泰先生的《美是自由的象征》等,李泽厚先生的《美的历程》《中国古代思想史论》《中国近代思想史论》《中国现代思想史论》还有《批判哲学的批判:康德述评》。

此外,刘小枫的《文化哲学》(拯救与逍遥),以及后来他的《走向十字架的真》都给我深刻的印象。

张子即张横渠、张载。他的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”。曾经是每一位中国读书人的座右铭。尤其《正蒙》之《西铭》:“乾称父,坤称母;予兹藐焉,乃混然中处。故天地之塞,吾其体;天地之帅,吾其性。民,吾同胞;物,吾与也。……存,吾顺事;没,吾宁也。”

当年,外公留给我此书时,我才是初中生,对书本没有太多的领悟。高一那年的公辞世。后来,每当我拿起此书,总有许多感慨,常常被先人的智慧和担当所感动。

无独有偶,直到大学毕业,我才发现我所读的第一套国学课就是《横渠四句教》。

抗战时期,他在西迁途中,为浙大大学所讲的第一套国学课就是《横渠四句教》,并指出“昔张横渠先生有四句话,今教诸生立志,特为拈出,希望竖起脊梁,猛著精采,依此立志,方能堂堂的做一个人。须知人自有此责任,人人具此力量,切莫自己诿卸,自己菲薄,此便是仁。”

“堂堂的做一个人,一个具人格的人。”似乎冥冥之中,有某种默契和感应。外公的指引,使我发现马一浮太先生的宝藏。马一浮太先生的精神风骨,也成了我的人

生榜样。当年通过同事,得到马一浮太先生的《泰和宜山会语》《复性书讲录》的复印本。如获至宝的我,难掩兴奋之情,那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。

中学阶段,我就对文史哲有着浓厚的兴趣,主动找各种书来读。1984年高中毕业,由于数理成绩较好,我被分在理科班。当年的高考,我的《哲学》政治分数是江西省的全省最高分90分(满分100)。我以第一志愿录取了浙江大学工业管理工程学士,进大学之后,可以说是来到知识海洋。当时是20世纪80年代的中期,改革开放正处在起步阶段,万象更新,各种思潮汇聚。记得当年出了100本《走向未来》丛书,其中几乎一半的书,我都如饥似渴地读过了。

当年,尤其打动我的是美学著作,高尔泰先生的《美是自由的象征》等,李泽厚先生的《美的历程》《中国古代思想史论》《中国近代思想史论》《中国现代思想史论》还有《批判哲学的批判:康德述评》。

此外,刘小枫的《文化哲学》(拯救与逍遥),以及后来他的《走向十字架的真》都给我深刻的印象。

张子即张横渠、张载。他的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”。曾经是每一位中国读书人的座右铭。尤其《正蒙》之《西铭》:“乾称父,坤称母;予兹藐焉,乃混然中处。故天地之塞,吾其体;天地之帅,吾其性。民,吾同胞;物,吾与也。……存,吾顺事;没,吾宁也。”

当年,外公留给我此书时,我才是初中生,对书本没有太多的领悟。高一那年的公辞世。后来,每当我拿起此书,总有许多感慨,常常被先人的智慧和担当所感动。

无独有偶,直到大学毕业,我才发现我所读的第一套国学课就是《横渠四句教》。

抗战时期,他在西迁途中,为浙大大学所讲的第一套国学课就是《横渠四句教》,并指出“昔张横渠先生有四句话,今教诸生立志,特为拈出,希望竖起脊梁,猛著精采,依此立志,方能堂堂的做一个人。须知人自有此责任,人人具此力量,切莫自己诿卸,自己菲薄,此便是仁。”

“堂堂的做一个人,一个具人格的人。”似乎冥冥之中,有某种默契和感应。外公的指引,使我发现马一浮太先生的宝藏。马一浮太先生的精神风骨,也成了我的人

生榜样。当年通过同事,得到马一浮太先生的《泰和宜山会语》《复性书讲录》的复印本。如获至宝的我,难掩兴奋之情,那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。

中学阶段,我就对文史哲有着浓厚的兴趣,主动找各种书来读。1984年高中毕业,由于数理成绩较好,我被分在理科班。当年的高考,我的《哲学》政治分数是江西省的全省最高分90分(满分100)。我以第一志愿录取了浙江大学工业管理工程学士,进大学之后,可以说是来到知识海洋。当时是20世纪80年代的中期,改革开放正处在起步阶段,万象更新,各种思潮汇聚。记得当年出了100本《走向未来》丛书,其中几乎一半的书,我都如饥似渴地读过了。

当年,尤其打动我的是美学著作,高尔泰先生的《美是自由的象征》等,李泽厚先生的《美的历程》《中国古代思想史论》《中国近代思想史论》《中国现代思想史论》还有《批判哲学的批判:康德述评》。

此外,刘小枫的《文化哲学》(拯救与逍遥),以及后来他的《走向十字架的真》都给我深刻的印象。

张子即张横渠、张载。他的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”。曾经是每一位中国读书人的座右铭。尤其《正蒙》之《西铭》:“乾称父,坤称母;予兹藐焉,乃混然中处。故天地之塞,吾其体;天地之帅,吾其性。民,吾同胞;物,吾与也。……存,吾顺事;没,吾宁也。”

当年,外公留给我此书时,我才是初中生,对书本没有太多的领悟。高一那年的公辞世。后来,每当我拿起此书,总有许多感慨,常常被先人的智慧和担当所感动。

生榜样。当年通过同事,得到马一浮太先生的《泰和宜山会语》《复性书讲录》的复印本。如获至宝的我,难掩兴奋之情,那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。

中学阶段,我就对文史哲有着浓厚的兴趣,主动找各种书来读。1984年高中毕业,由于数理成绩较好,我被分在理科班。当年的高考,我的《哲学》政治分数是江西省的全省最高分90分(满分100)。我以第一志愿录取了浙江大学工业管理工程学士,进大学之后,可以说是来到知识海洋。当时是20世纪80年代的中期,改革开放正处在起步阶段,万象更新,各种思潮汇聚。记得当年出了100本《走向未来》丛书,其中几乎一半的书,我都如饥似渴地读过了。

当年,尤其打动我的是美学著作,高尔泰先生的《美是自由的象征》等,李泽厚先生的《美的历程》《中国古代思想史论》《中国近代思想史论》《中国现代思想史论》还有《批判哲学的批判:康德述评》。

此外,刘小枫的《文化哲学》(拯救与逍遥),以及后来他的《走向十字架的真》都给我深刻的印象。

张子即张横渠、张载。他的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”。曾经是每一位中国读书人的座右铭。尤其《正蒙》之《西铭》:“乾称父,坤称母;予兹藐焉,乃混然中处。故天地之塞,吾其体;天地之帅,吾其性。民,吾同胞;物,吾与也。……存,吾顺事;没,吾宁也。”

当年,外公留给我此书时,我才是初中生,对书本没有太多的领悟。高一那年的公辞世。后来,每当我拿起此书,总有许多感慨,常常被先人的智慧和担当所感动。

无独有偶,直到大学毕业,我才发现我所读的第一套国学课就是《横渠四句教》。

抗战时期,他在西迁途中,为浙大大学所讲的第一套国学课就是《横渠四句教》,并指出“昔张横渠先生有四句话,今教诸生立志,特为拈出,希望竖起脊梁,猛著精采,依此立志,方能堂堂的做一个人。须知人自有此责任,人人具此力量,切莫自己诿卸,自己菲薄,此便是仁。”

“堂堂的做一个人,一个具人格的人。”似乎冥冥之中,有某种默契和感应。外公的指引,使我发现马一浮太先生的宝藏。马一浮太先生的精神风骨,也成了我的人

生榜样。当年通过同事,得到马一浮太先生的《泰和宜山会语》《复性书讲录》的复印本。如获至宝的我,难掩兴奋之情,那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。

中学阶段,我就对文史哲有着浓厚的兴趣,主动找各种书来读。1984年高中毕业,由于数理成绩较好,我被分在理科班。当年的高考,我的《哲学》政治分数是江西省的全省最高分90分(满分100)。我以第一志愿录取了浙江大学工业管理工程学士,进大学之后,可以说是来到知识海洋。当时是20世纪80年代的中期,改革开放正处在起步阶段,万象更新,各种思潮汇聚。记得当年出了100本《走向未来》丛书,其中几乎一半的书,我都如饥似渴地读过了。

当年,尤其打动我的是美学著作,高尔泰先生的《美是自由的象征》等,李泽厚先生的《美的历程》《中国古代思想史论》《中国近代思想史论》《中国现代思想史论》还有《批判哲学的批判:康德述评》。

此外,刘小枫的《文化哲学》(拯救与逍遥),以及后来他的《走向十字架的真》都给我深刻的印象。

张子即张横渠、张载。他的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”。曾经是每一位中国读书人的座右铭。尤其《正蒙》之《西铭》:“乾称父,坤称母;予兹藐焉,乃混然中处。故天地之塞,吾其体;天地之帅,吾其性。民,吾同胞;物,吾与也。……存,吾顺事;没,吾宁也。”

当年,外公留给我此书时,我才是初中生,对书本没有太多的领悟。高一那年的公辞世。后来,每当我拿起此书,总有许多感慨,常常被先人的智慧和担当所感动。

无独有偶,直到大学毕业,我才发现我所读的第一套国学课就是《横渠四句教》。

抗战时期,他在西迁途中,为浙大大学所讲的第一套国学课就是《横渠四句教》,并指出“昔张横渠先生有四句话,今教诸生立志,特为拈出,希望竖起脊梁,猛著精采,依此立志,方能堂堂的做一个人。须知人自有此责任,人人具此力量,切莫自己诿卸,自己菲薄,此便是仁。”

“堂堂的做一个人,一个具人格的人。”似乎冥冥之中,有某种默契和感应。外公的指引,使我发现马一浮太先生的宝藏。马一浮太先生的精神风骨,也成了我的人

生榜样。当年通过同事,得到马一浮太先生的《泰和宜山会语》《复性书讲录》的复印本。如获至宝的我,难掩兴奋之情,那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。

中学阶段,我就对文史哲有着浓厚的兴趣,主动找各种书来读。1984年高中毕业,由于数理成绩较好,我被分在理科班。当年的高考,我的《哲学》政治分数是江西省的全省最高分90分(满分100)。我以第一志愿录取了浙江大学工业管理工程学士,进大学之后,可以说是来到知识海洋。当时是20世纪80年代的中期,改革开放正处在起步阶段,万象更新,各种思潮汇聚。记得当年出了100本《走向未来》丛书,其中几乎一半的书,我都如饥似渴地读过了。

当年,尤其打动我的是美学著作,高尔泰先生的《美是自由的象征》等,李泽厚先生的《美的历程》《中国古代思想史论》《中国近代思想史论》《中国现代思想史论》还有《批判哲学的批判:康德述评》。

此外,刘小枫的《文化哲学》(拯救与逍遥),以及后来他的《走向十字架的真》都给我深刻的印象。

张子即张横渠、张载。他的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”。曾经是每一位中国读书人的座右铭。尤其《正蒙》之《西铭》:“乾称父,坤称母;予兹藐焉,乃混然中处。故天地之塞,吾其体;天地之帅,吾其性。民,吾同胞;物,吾与也。……存,吾顺事;没,吾宁也。”

当年,外公留给我此书时,我才是初中生,对书本没有太多的领悟。高一那年的公辞世。后来,每当我拿起此书,总有许多感慨,常常被先人的智慧和担当所感动。

无独有偶,直到大学毕业,我才发现我所读的第一套国学课就是《横渠四句教》。

抗战时期,他在西迁途中,为浙大大学所讲的第一套国学课就是《横渠四句教》,并指出“昔张横渠先生有四句话,今教诸生立志,特为拈出,希望竖起脊梁,猛著精采,依此立志,方能堂堂的做一个人。须知人自有此责任,人人具此力量,切莫自己诿卸,自己菲薄,此便是仁。”

“堂堂的做一个人,一个具人格的人。”似乎冥冥之中,有某种默契和感应。外公的指引,使我发现马一浮太先生的宝藏。马一浮太先生的精神风骨,也成了我的人

生榜样。当年通过同事,得到马一浮太先生的《泰和宜山会语》《复性书讲录》的复印本。如获至宝的我,难掩兴奋之情,那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。

中学阶段,我就对文史哲有着浓厚的兴趣,主动找各种书来读。1984年高中毕业,由于数理成绩较好,我被分在理科班。当年的高考,我的《哲学》政治分数是江西省的全省最高分90分(满分100)。我以第一志愿录取了浙江大学工业管理工程学士,进大学之后,可以说是来到知识海洋。当时是20世纪80年代的中期,改革开放正处在起步阶段,万象更新,各种思潮汇聚。记得当年出了100本《走向未来》丛书,其中几乎一半的书,我都如饥似渴地读过了。

当年,尤其打动我的是美学著作,高尔泰先生的《美是自由的象征》等,李泽厚先生的《美的历程》《中国古代思想史论》《中国近代思想史论》《中国现代思想史论》还有《批判哲学的批判:康德述评》。

此外,刘小枫的《文化哲学》(拯救与逍遥),以及后来他的《走向十字架的真》都给我深刻的印象。

张子即张横渠、张载。他的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”。曾经是每一位中国读书人的座右铭。尤其《正蒙》之《西铭》:“乾称父,坤称母;予兹藐焉,乃混然中处。故天地之塞,吾其体;天地之帅,吾其性。民,吾同胞;物,吾与也。……存,吾顺事;没,吾宁也。”

当年,外公留给我此书时,我才是初中生,对书本没有太多的领悟。高一那年的公辞世。后来,每当我拿起此书,总有许多感慨,常常被先人的智慧和担当所感动。



蒋风
德尘书院院长、浙江大学哲学博士

回想起来,读书与我的人生选择已经深深地放在一起,我的血肉之中,深深地融入了书香墨气,做一个“读书人”,是中国人的自豪,当然在当下,人们对“读书人”有了更多的期待。“读书人”更应该勇猛精进,“读书”也是一种修行。(注:马一浮先生是我老师的老师,所以尊称他为太先生。)



韩凤鸣
藏书家、法律工作者

句句滋润着我的心田,丰富了我的阅历和知识。自从购得《鲁迅全集》,我一发不可收拾,节俭吝啬,千方百计地购买自己心仪的文学书籍。60多年来,购书、藏书的兴趣一直不衰,至今已聚积文学类藏书3万多册。坐拥书城,堪称人生一乐事。



赵伟
教师

乎越来越远,我们似乎忘记了捧着一本书静静思索人生时的状态。但是,冰冷的数码,电脑屏幕的这个小小框框是我们了解世界的新窗口,但我们获取的碎片化信息是不会带给我们整体思考的,不能像读书那样进行精神洗礼,当键盘、屏幕代替了笔、纸和书香,我们离世界越来越远,但是离自己似

乎越来越远,我们似乎忘记了捧着一本书静静思索人生时的状态。但是,冰冷的数码,电脑屏幕的这个小小框框是我们了解世界的新窗口,但我们获取的碎片化信息是不会带给我们整体思考的,不能像读书那样进行精神洗礼,当键盘、屏幕代替了笔、纸和书香,我们离世界越来越远,但是离自己似

乎越来越远,我们似乎忘记了捧着一本书静静思索人生时的状态。但是,冰冷的数码,电脑屏幕的这个小小框框是我们了解世界的新窗口,但我们获取的碎片化信息是不会带给我们整体思考的,不能像读书那样进行精神洗礼,当键盘、屏幕代替了笔、纸和书香,我们离世界越来越远,但是离自己似

乎越来越远,我们似乎忘记了捧着一本书静静思索人生时的状态。但是,冰冷的数码,电脑屏幕的这个小小框框是我们了解世界的新窗口,但我们获取的碎片化信息是不会带给我们整体思考的,不能像读书那样进行精神洗礼,当键盘、屏幕代替了笔、纸和书香,我们离世界越来越远,但是离自己似

乎越来越远,我们似乎忘记了捧着一本书静静思索人生时的状态。但是,冰冷的数码,电脑屏幕的这个小小框框是我们了解世界的新窗口,但我们获取的碎片化信息是不会带给我们整体思考的,不能像读书那样进行精神洗礼,当键盘、屏幕代替了笔、纸和书香,我们离世界越来越远,但是离自己似

旧书摊上似水流年

刚上小学那会儿,学校门口摆有零食、玩具、小人书……各色小摊,一到放学点,“神兽”们蜂拥而上,老实说,我对话梅、糖果、玩具……提不起多大兴致,倒是一地花花绿绿的小人书,磁铁般吸引了我的眼球。我家原本就有连环画藏本,美中不足的是,每套都有几册缺本,一如听书听到关键时刻,说书人惊堂木一拍:“欲知后事如何,请听下回分解!”——戛然而止,吊足了胃口。看到书摊上《罗成之死》《杨七郎打擂》《八锤大闹八仙楼》……这些我未曾见过的缺本,两眼放光。回到家,思索半晌,咬咬牙,砸了小猪存钱罐,拿硬币换书看,摊主是一位操着外地口音的中年男子,书摊有个不成文的规矩:只租不售。我坐在小板凳上翻书看,直至天色渐暗,绣像和字迹模糊起来,方才恋恋不舍回家。惜乎好景不长,当母亲发现我“晚归”的秘密,一怒之下,充公所有零钱。口袋里没了钢镚,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坐在板凳上看书的资格。我倚着电线杆“望梅止渴”,摊主似乎看出了我的窘迫:小朋友,想看就看吧!这一举措,直接改观了我对商人“重利轻义”的印象。

年岁渐长,有一回,我无意逛至文庙古玩市场,“热闹”两字迎面扑来,恍若“置身流水游龙间,但少尘土扑面耳”,地摊上摆着瓷器、古玩、玉件……更有连环画、旧旧价还书,常有爱书之人驻足其中,问价还价,各取所需。一如“燕园三老”张中行所述“我也逛书铺,也许应当算作半

寒窗暖足来朴渥

从小到大,阅读是我最大的爱好。尽管才疏学浅,得益于经年累月的浏览,我总算于文史哲各学科都有所涉猎,尤喜中国古代的诗词文章,其由来多少也有迹可循——倘以中国历史阶段的一种划分方式作比,那么我这兴趣的养成,也走过了“上古”“中古”“近古”“近代”“现代”的过程。

“上古”是我的童年——识字未久,父母长辈为我购置了一些浅显的经典书籍,既有《安徒生童话》《一千零一夜》等西方故事,更有《西游记》《三国演义》等古典小说。同时,父亲常在睡前给我讲诸如“守株待兔”“东郭先生”之类的著名寓言,“姜太公钓鱼”“老子一气化三清”之类的神魔传说——即便他至今也未必知道,这些故事或源于《韩非子》,或来自《中山狼传》;也未必要“姜尚”与“吕尚”的差异,未必读过《道德经》,但也在我床头灯旁绘声绘色的讲述,已然令年幼的我眼界大开,也使我在这后来读史为广的阅读中,得以将这些故事追溯本源,一印证其出处。而其中显然以中国传统的奇闻逸事为多,回想起来正是我偏爱古诗词的根源。

除此,父亲年轻时酷爱的金庸武侠小说,也在此际进入我的视野,快

意恩仇的江湖引人入胜,兼有诗词歌赋、诗书琴画等元素的穿插往来,加深了我对浅显文言文的年纪,其中解读“竹杖双耳,四人四蹄”两句妙处,迄今难忘。因而,憧憬他“想在中国文字的风火炉中,炼出一颗丹来”的豪情,我对古诗词中蕴含的“磁石般的向心力”加倍神往。

同时,上至《文心雕龙》,下到《人间词话》,各种古诗文评论著作也列入了书单,读起来仍旧磕磕绊绊,却也获益良多。我确切明白,古诗文是我的情之所钟了。

古代与现代的界线,在历史学者笔下争议不断,而我的“古代”与“近代”之间,却有一道清楚的分水岭,那就是2014年夏参加的一次书展,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“革命”——我开启了阅读生涯的“藏书模式”,我的阅读体验开始与之紧密相关。

从上古古籍社出版的《中国古典文学丛书》,到近现代学者如夏含椿、唐圭璋、叶嘉莹等人的诗词研究著作,以及中华书局正在出版的精装本《二十四史》,我都多多益善,尽数囊括,以求心灵的占据和实际的拥有兼具而相得益彰。旁人看来枯燥乏味的收集癖好,在我竟是人生至乐。伴随书柜日益充盈,这时期的阅读的书籍已然无法一一列举,但对古诗文类

俗半雅。俗是看红男绿女,挤在豆汁摊上喝豆汁。半雅,是驻足于一个连一个的书摊前,希望能用便宜的价格买到自己喜欢的书。”那些摊主个个手眼通天,只要报上书名,他们就能想方设法搞到稀缺书籍,再转手卖给亟需客户。彼时之我,就像阿里巴巴发现了四十大盗的宝藏洞。但逢周末,睡到日上三竿,在附近店铺点一碗胡辣汤、一客牛肉锅贴,汤足肉饱,就去文庙逛书摊,委实收获了不少意外之喜,我还顺手捎了一本英文版《简爱》,其时想逼迫自己好好学习英文,但这本《简爱》始终没有读完,真真应了“进大书店,不如进小书铺,进小书铺,不如逛书摊”。我以低廉价格,买过不少过期杂志和我年龄还大的二手绝版书籍,将其装入麻袋,一路拖回家,累到龇牙咧嘴仍乐此不疲。诚如马未都所言:“地摊文化的精髓在于随意,人弃我取,物尽其用,物之不齐,物之情也。”

谈大学期间,室友带我去她父亲的粥铺,我一边用勺子搅动碗里皮蛋瘦肉粥,一边打量左右环境,但见墙角一隅空空落落,我脑海里顿时冒出一个主意,家里的旧书堆积如山,“金子当生铁”卖与废品收购站着实可惜。何不在此角摆个书摊,食客一边喝粥,一边翻书,看中哪本即按对价出售。这个想法得到舍友父亲的赞同。于是,寒暑假期间,我蹲守粥铺,当起“二手书摊贩”,既过足一把“摊主瘾”,还赚了一笔小小的零花钱,室友和其父夸我有经济头脑。

寒窗暖足来朴渥

到济慈,读到爱伦坡,读到弗罗斯特之余,还读到他对李白诗歌的诠释,对杜甫律诗的赞赏,其中解读“竹杖双耳,四人四蹄”两句妙处,迄今难忘。因而,憧憬他“想